

情中有思：晏殊词中“落花”意象的理性观照

王艺鸣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DOI: 10.61369/SDME.2026010044

摘 要：“宰相词人”晏殊以其闲雅蕴藉的词作开北宋词坛繁荣之先，他的词作中频频出现经典意象“落花”，他既不借落花飘零无依的形象感时伤事，也不以落花自比哀叹身世行迹，而是将主观情感与人生思考寄托其中，给予“落花”意象全新的境界，使其脱去了自南唐花间派而来纤弱的脂粉气息，显示出“士大夫”的雅趣。大晏笔下的“落花”意象堪称晏殊婉丽蕴藉词风的灵魂，其新变体现在“景”“情”“思”三个维度。

关 键 词：晏殊；珠玉词；落花；意象

Emotion with Reflection: A R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Falling Flowers" Imagery in Yan Shu's Ci

Wang Yiming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Abstract：Known as the "Prime Minister Poet," Yan Shu ushered in the prosperity of Northern Song ci with his refined, restrained poetic style. The classic imagery of "falling flowers" appears repeatedly in his works. Unlike poets who used falling flowers to lament the times or their own fates, Yan Shu infused his personal feelings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nto the imagery, elevating it to a new artistic realm. It thus broke free from the delicate, effeminate flavor inherited from the Southern Tang Huajian School and embodied the refined taste of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 The "falling flowers" imagery in Yan Shu's poetry is the very soul of his graceful, implicit style, and its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manifests in three dimensions: scenery, emotion, and reflection.

Keywords：Yan Shu; Zhuyu Ci; falling flowers; imagery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知名政治家、文学家，素有“太平宰相”之称。他的词作上承晚唐五代花间词，下启宋代词坛新象。正如清代学者冯煦所说：“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官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1][59]}词之意象，源于平凡景物，但具有承载词人表达意境、突出词人韵调格致和寄托理想追求的功能，在单篇或多篇词作中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语义场^{[2][75]}。晏殊对于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细致描述可谓独树一帜，而“落花”这一意象的频繁出现，则为我们理解晏殊对传统意象的理想观照提供另一种可视、可感的桥梁。使晏殊将独特的诗思注入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中，一改以往“落花”意象所带来的无端哀思，如惋惜美好事物消失、感慨时光荏苒和兴叹世事无常的功用，使其变得更加深刻、典雅。

一、“落花”之景：意象定格下中的意境营造

晏殊之词，最常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词境审美。晏殊将“落花”置入他说打造的宁静淡泊的意境中，描绘出了一幅幅空灵蕴藉的唯美画卷，在这种意境之下，“落花”这个传统意象自然被重写熔铸。晏殊词中常将“落花”与其他流动性意象^{[3][105]}置于同一个画面中，如行云、流水等。因类似意象常蕴含了去除执着之心与时空之固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们通常与词人对时间和生命的敏锐感知相联。“落花”是渺小的，对于流水、风等流动性意象只能随波逐流，这些意境的营造所形成的流动，体现出了词人细腻动人的独特景语。且看：

湖上西风斜日，荷花落尽红英。金菊满丛珠颗细，海燕辞巢

翅羽轻。年年岁岁情。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数阕堪听。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4][5]}

晏殊在这首词中将“落花”意象置于初秋盛景中。首先借用意象点明时令是夏秋之交，荷花、秋菊为这首夏末初秋图奠定了鲜艳的颜色基础，落花、归雁与流水齐聚在同一画面中，它们的流动性让这幅画卷多了几分活泼。“落花”“流水”这两种意象时常相搭配出现在诗词当中，流水迢迢远去，流逝不止。让词人生发出无尽哲思：时间同样是奔流不息的，而落花随流水的景致使得流水东去不息更加具象化，与词人的人生体悟相应和。美酒高歌本是悠闲快意的时刻，但季节变化本就容易引起人淡淡的愁绪，落花飘零、流水无情、燕子辞巢这一连串的意象相配，诗人要抒发的惜时之情便跃然纸上了。

类似的写法在晏殊词中比比皆是，如《采桑子·阳和二月芳菲遍》下阕：“何人解系天边日，占取春风。免使繁红，一片西飞一片东。”^{[3][23]}这首词再次将落花与春风相结合，无独有偶，春风也是流动性的意象，落花随风飞舞，它纷飞西东、漂泊无依。无论是春风还是流水，都强化了落花的流动性，将其置于无尽的变化中，而这种变化更像是世事的无常，就像人类个体在时间与命运长河中的飘零无奈，进而引出词人世事无常则更当惜时的感情升华。

二、“落花”之情：哀而不伤的雅致表达

晏殊对时间运行的敏感度是常人之所不及，他以细致的感知视角梳理了岁序的推移，并把无形的时光流动刻画在有形的词作中，用百转千回的笔法，抒发了空被光阴消磨的徒然感与哀思，展现出了南唐词中所未有的蕴藉之致，从达到一种“绵绵不绝，伤而不悲”的平静的美感。这种婉转笔法与含蓄表达，不妨观其《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4][7]}

这首小令是晏殊的代表词作，明丽清新、典雅宛转。起始两句总领全篇，写词人酌酒听词，欣赏美景，记述当日发生之事，并点明事件发生地点。“去年”句言天气、亭台和去年一样，去年的美景与欢饮之乐还历历在目，不禁让词人产生今昔之感。可时光却早已在相似的美景中悄然流逝，“夕阳西下”一句也是眼前实景，承上启下，意味深长。词人面对着无限美好的夕阳独自哀思，夕阳西下了，何时再回？近代学者俞陛云对此有阐释：“下阕也承接前半首之意，言春不能留，花亦随之落去，花既无情，惜花者空付奈何一叹。”^{[5][155]}词人将自身情感寄托于花鸟，看着花儿年复一年地凋谢，燕子年复一年地来去，带着时光流逝的痕迹，留不住也不能留，只能独立在斜阳下的院中。结句“小园香径独徘徊”，是前五句的归结与延申，更是画龙点睛之笔。这种写法比直接写残花高明得多，凋零的花瓣铺成带有余香的路径，将视觉废墟转化为嗅觉记忆，又由此生发出士大夫对生命真相的体察，可以称为“落花深处的孤独行走”，词人面对时光与生命的逝去无能为力，在这一刻“落花”是词人情感加深的源头，又与词人形成共鸣。看着暮春时节万物生机淡去，词人敏锐地感触到宇宙无穷和人生有限的矛盾，从而引起深深的伤感之情，陷入人生哲理的沉思。“徘徊”一词，含蓄地暗示词人沉思之深，而“独”字又流露出精神上的孤独感。当行走在落花铺就的小路上，人既是时间洪流中的微粒，又是试图理解时间的观察者，这种主客体的撕裂感，恰恰是宛转蕴藉、情中带思的核心。在另一首《浣溪沙》中，也有相似的妙处：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4][1]}

晏殊的优雅节制在词中体现为将哀伤情绪进行审美化处理，具体表现在这首词中便是利用地理空间对抗时间焦虑。开篇就以感叹领起全文，奠定了惜时的情感基调。“一向”写出时光短暂，

将年岁、时光的迅疾，生命的短暂与有限的矛盾对比体现出来，包含了“有限身”和“无限愁”的最大矛盾。而本就短暂的生命中，令人难以忍受的别离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意识到这一点，词人心中的悲伤就更加浓重。也许正是眼前的愁绪难以排解，诗人将眼光转向辽阔的山河之间。“满目山河空念远”将词的格调一转，拓开一片苍茫辽阔、气势恢宏的景象。而“空”字，则为这种辽阔平添了些无奈之感；“远”则透露出词人面对离别时深深的悲伤，为下文的叙写平添了悲怆的基调。“落花风雨更伤春”中的“落花”经历了短暂的绽放就要凋谢，风吹雨打更加速春花的凋残飘落。这是对起句“一向年光有限身”的进一步呼应，激起痛楚的伤春之情。正是明白了春意难留，离别的结局也不会因伤感而改变，才有了“不如怜取眼前人”的感悟。

总而言之，“落花”意象出现在情感苍茫悲怆的“山河”一句之后，这就仿佛电影镜头中先是俯拍山河风雨的宏阔场景，最后却定格在宴席中举杯的手部特写。词人将眼光从辽远的山河收到身边，“落花”意象又继续承担了加深感情的作用，使词人的情感再上一个层次。春花虽美但难以留住，无情的风吹雨打更加速春花的凋落；落花的无奈飘零，凄美的画面更加重了“一向年光有限身”中的惜时之情，晏殊将自身与落花共鸣，人生本就短暂，却还要经受留别之苦的折磨，让词人心中更加无奈悲苦，只能借酒消愁，寻求一时的解脱。词的结尾升华全篇，既然时间与空间的规律不能打破，花儿终会凋谢，人生终有尽头。那么何必总是哀伤于花的凋落却忽略落花之时本就是一副美景，哀伤于未来的离别而忽略了此刻的团聚呢？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与其总是不断为失去的时间悲伤，不如珍惜现在，惜取眼前之景、眼前之人。晏殊不寄希望于佛教来世或道教长生，他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多的传统士大夫，只能在现实中寻找救赎。

三、“落花”之思：理性观照下的自我开解

古人写词借用落花意象为抒发怀抱是常有的笔法，但却少有如晏殊一般的词人，将情感与理性融合，让抒情与哲思交织。这种“理性的哀思”成就了晏殊词的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词人与落花背后的光阴变迁共鸣，对时间、人生本身乃至宇宙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与词人情感相融造就晏殊词的独特魅力。他的《鹊踏枝》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4][14-15]}

上片全是景语。起句“槛菊愁烟兰泣露”，意象密度极高，写秋日晨景：“槛”表明地点，“菊”点出时间，菊、兰在秋晨薄雾、露珠中发愁、悲泣，为本文奠定悲情的基调。“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寒”字点出冷意，暗合上文的“雾”和“露”等意象。成双成对的燕子衬托出词人的孤寂，显得秋意愈发浓重。明月一句也运用拟人，将自身情感寄托其上，秋意萧瑟、离恨难平，连带着月亮也成为怨恨的对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有很大的张力，词中的主人公终于现

身，他独自登高远眺，寻找着求而不得的身影。而她远在天边，他只能极目远眺，痴痴地望“尽”天涯路。歇拍“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则深化了悲哀的浓重。饱受思念之苦的主人公看到被西风吹落的树叶，又联想到自身，更是悲从中来，不能断绝。“昨夜西风凋碧树”作为“落花”的一种变体，将秋景渲染的极为萧瑟，同时又为独自登高打下了情感铺垫，词人在山高海阔中苦苦追寻，这就将这首词从闺阁怨情中解脱出来，以“士大夫”的眼光将儿女私情炼成哲学寓言，是晏殊能在浅淡中见深沉的典型例证。

王国维对这首词极为看重重视，他在《人间词话》中说：“‘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6][202]}“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意思是在诗人在广阔寥廓的苍穹下，四顾茫茫，迷失方向，无法再向前奔驰。这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确实很相似。王国维从“忧生”角度解读了“昨夜”一句，他从生命感悟出发，忧惧自然时序的递嬗、流光的迅疾和个体生命的短促，对人生苦苦反思和探索，却又茫然找不到答案，真是“望尽天涯路”^{[7]65}。王国维提出的忧生说则是对于晏殊词特有的理性观照的延伸与共情。

这种哲思的创新性在与南唐词人的对比中尤为明显。有“千古词帝”之称的李煜，也常以“落花”意象入词。“落花”之景在李煜的笔下灵动优美，与其他风雅意象形成的唯美意境将李煜心中缠绵缱绻的情感毫无保留的抒发。如《清平乐》此词触景生情，开篇写离别日久，春已过半，触目之境皆引内心惆怅，尽抒怀远哀思。^{[8]104}“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9]41}句中写梅花如雪纷飞，点明时令的同时，一个“雪”字又体现出寒冷之感。“拂了一身还满”写落花飘零之纷繁，难以拂去，与落花同样带不走的还有词人的离愁别绪。落梅一句在整首词中既承上又启下，不仅为上句“触目柔肠断”作了解释，又为下文书写缠绵如春草般漫无边际愁绪做了铺垫。“音信无凭”“归梦难成”配合着落花等其他意象将飘渺的团聚与无尽的离愁写得淋漓尽致，让李

煜心中无尽哀怨思念跃然纸上。

与李煜重在抒情伤怀不同，晏殊对于“落花”更多的是欣赏与思考。例如祝寿词《蝶恋花·紫菊初生朱槿坠》娴雅富丽，具有清新明快的艺术特征，其中“紫菊初生朱槿坠”句描绘的紫菊初生、朱槿坠地的景象，既是秋景图画，又暗示时光流逝。作者便在这样的季节里，遥望明月，以寄乡思。晏殊善于以象生境，他将“朱槿坠”与“紫菊初生”置于同一画面，不是喜悲对照，而是精美相成。再如前文提到的《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末句为例，“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词人从落花中窥探到时间飞逝，又从离别中体会到世事无常，意象引发情感，情感的积累又引发了词人对于宇宙无穷与人生有限的哲思。与李煜通过缠绵情感留给读者无穷回味不同，晏殊《浣溪沙》中所抒发的情感在恰到好处时停止，转而带给读者一种由情入理的劝告和对于时间与人生的哲思。

四、结论

晏殊之词善于用细腻精巧的文笔，将抒情视线集中在一年四季自然景物的变化上，用短小有限的篇幅来描写惆怅、流连、哀怨、无奈诸种复杂情绪，以表现细密轻灵而鲜明深切的情感波动。而“落花”这一意象在晏殊词中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细致描述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承担感情与哲思的领起、加强，作为一种可视、可感之物也成为抒发情感与理性思考的桥梁，不仅是后世在解读晏殊词独树一帜的惜时情怀中的一把钥匙，还赋予了“落花”这一传统意象的新的内涵。“落花”意象在晏殊的词中往往起到楔子般的重要作用，它们有时是勾起词人伤春惜时、怀人哀思的引线，词人会与“落花”的飘零与无奈产生共鸣，也从而也能引起后世体会词人对于时间流逝的敏锐与心中无奈悲苦之情。总而言之，“落花”是晏殊产生缠绵哀思、抒发世事无常、光阴似箭的感时伤事之情不可缺少的灵魂。

参考文献

- [1] 周济，谭献，冯煦. 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2] 杨济远. 落花内蕴与吟怀传统——从李煜词、晏殊词、纳兰词等说起 [J]. 汉字文化，2024，(14)：75-77.
- [3] 刘天禾. 论晏殊词的中和之美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2)：101-109.
- [4] 晏殊，晏几道. 晏殊词集·晏几道词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5] 俞陛云. 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6] 祝周颐，王国维.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7] 钱鸿瑛. 千回百折 哀感无端——晏殊词风格探微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1)：60-66.
- [8] 刘天禾. 论李煜词的造境艺术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01)：99-106.
- [9] 李煜. 李煜词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